two Ludowe”，在南斯拉夫跟克羅地農民黨，在保加利跟均

田同盟(Agrarian League)，在希臘跟均田派(Agrarians)等的

情形都是如此。但，不管有沒有突擊這些政黨和組織到人民陣

線這邊來的機會，我們底戰術必要在各種情形之下總是朝着那

些小農民，手藝人，手工業者，叫他們到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裏

邊來。

因之，我們必須終止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常常達到的那種

錯誤——即是，一談到農民，手藝人，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

時，就裝聾做啞，帶出藐視侮謾的態度。

孫科之財

新

二十年六月二日何應欽等九將領致電孫科云：

或謂兄之毅然赴粵反蔣，雖種種托詞，然其重要動機，則純因經濟關係。蓋兩三年來，鐵道部搜集各路之款，月逾二千萬，如何管保，如何用途，全屬秘密，向無報銷，兄欲一走了事，化公爲私，及行抵上海，預料粵變，深知足以影響市場，乃又由兄之外庫和豐銀行，大營公債之投機，不逾旬日，所贏已數十萬，證以往事，兄在廣州市長任內之聲名狼藉，在武漢時代，則席捲交通部及部府餘款數十萬，從無所告，而劃入私囊，南京特別委員會時代，則利用財政部長之職權，扣存李任潮所應領之庫卷百萬，要求分肥，迄今尙不肯交出，凡此諸端，皆證據確切，人皆知。(國聞周報九卷一期)

孫科之積財手段如此，何應欽等算賬能力如此，近五年來加財許多，財數之巨將不堪設想，無怪乎「新生活」能「準備」抗敵，阿斗將「等到最後關頭」始能收增失地，「正氣」諸君子見之，不知何感！